

小心大野狼

别人眼中的女强人竟连续数月找不到工作



台湾 罗雨兰

第一章

她是插班生，也就是课程上到一半，才临时转进来的学生。

班上有二十几个同学，以女孩子占多数。标致的脸蛋，纤纤合度的身材，大家都称赞她漂亮。她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一般年轻女孩子身上所没有的成熟韵味。

对众人的赞美，她只是淡淡的，没啥表情的道了声谢，有点酷，难以接近。

但凌和瑭从不认为她美。

她第一次看到季沛芸时，直觉她看起来怪怪的，眉宇间有股浓得化不开的哀怨，眼瞳埋着不为人知的恨意，面无表情只是她架起来的屏障。

喜好交朋友的凌和瑭在季沛芸播班进来的第一天，就热络的将她拉到自己身边的位子坐下，休息时间便和她聊起天来。

“我叫凌和瑭，你的名字怎么写？”

季沛芸将上课证递给她。

“你的名字很好听耶。”

“谢谢！”她的嘴角带笑，双眼却不带任何感情，

小心大野狼

“你的名字也很特别。”

凌和塘眉开眼笑，同样回以谢意。“你住在哪儿？”

“忠孝东路四段。”

“真的？那离补习班很近，上下课用走路的就到了，哪像我还要骑十分钟的摩托车。”

“我也是因为离家近才选择这间补习班的。”

“我朋友说这儿的师资不错，所以我才来这里上课。”

“那很好啊！”

凌和塘和她相视而笑。气氛似乎有点僵滞，好像聊不下去了。

凌和塘想了想，又问：“你怎么会中途才进来上课？”

“有一些事。”

“喔！那课程还跟得上吗？”

“还可以！”

“看样子你之前就有基础了！”

她们这一班是当前唯一的高级班，授课老师是一位中文十分蹩脚的美国人，上课时绝对听不到半个中文字，如果英文的听说读写不到相当程度，会如同鸭子听雷，痛苦不已。

“还好！”

她的回答总是这么酷，连素有聊天大王之“美誉”的凌和塘都有不叹弗如的挫折感。

另一个同学宓玉琢兴冲冲的跑过来对凌和璜说：“礼拜二下课之后，大家想去凯悦跳舞，你要不要去？”

“礼拜二啊？”凌和璜想了一下。

“对啊，有没有空？”

“跟我男朋友商量一下，应该可以吧！”凌和璜很不确定。

“你跟你男朋友约了啊？”宓玉琢有些失望。

凌和璜人挺好相处，活泼又爱热闹，大伙都希望她去。

“我和我男朋友固定每个礼拜二见面。”凌和璜的微笑中带着甜蜜，却又带着不安。

“你男朋友很忙啊？”

“嗯。”凌和璜的头点得有点无奈，“他工作很忙。”

“是什么样的工作忙到得固定约会啊？”

“他自己开餐厅。”

“喔！年轻有为喔！”

凌和璜笑了笑，“他想趁年轻的时候打拼，多开几家分店。”

“真的？他现在开几家分店了？”

“两家！”

宓玉琢毫不掩饰眼中的钦佩之意，“你男友应该还满年轻的吧？”

“快三十了！”

“趁年轻的时候多多打拼的想法很好啊！这样你可

小心大野狼

能要多多体贴，他一定除了礼拜二以外都没时间陪你。”

“如果有空的话，他还是会挤出时间来的。”

“喔！可是你们为什么要约礼拜二呢，下课已经快九点了。”

“他也得等到那个时候才有办法抽空陪我。”

“真的忙成这样啊！”

“是啊！他的餐厅半夜两点才打烊，他又习惯亲力亲为，所以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他还真是努力啊！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宓玉琢促狭的眼望着凌和璫。

“呃……”微微的不安闪过凌和璫一向有神的眼，在那一刹那，她的目光黯淡下来。“这种事不急吧！我也才二十六岁，不想那么早结婚。”

“在一起不一定非结婚不可。”一直沉默着的季沛芸突然飞来一笔。

“打得也是。”宓玉琢嗅出周围流动的空气有些怪异，遂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既然你跟你男朋友已经约好时间了，那就不勉强罗，总不能强拉你出来，害你跟男朋友吵架吧！”

“可以到星期二那天再决定吗？说不定我可以跟我男朋友改个时间。”凌和璫嘴角牵动得有点不自然。

“真的吗？如果可以，当然是最好，但不勉强，千万别跟你男友因为这件事吵架喔！”

小心大野狼

“放心啦！不会的！”凌和璜笑了笑。

“好！那就先加你一个人罗！”

“嗯！”凌和璜牵牵嘴角，“对了！还有谁要去吗？”

“当前只有我跟彼芯要去，其他人我还没问。”

“那……”凌和璜转头问季沛芸，“你要不要去？”

季沛芸摇头，“我不会跳舞。”

“我也不是很会跳舞啊！”宓玉琢热络的邀请她，
“一起去嘛！顺便跟班上的同学熟悉一下。”

“对啊！”凌和璜也在一旁鼓吹，“你中途插班进来，大部分的同学都还不熟，可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混熟啊！”

“我也无法确定，我得问问我先生。”虽然答案早已在心中。

只要不做出丢黎家脸的事，黎少岩才不会管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你先生？”宓玉琢和凌和璜皆惊讶异，宓玉琢更直接将她的惊讶脱口而出，“你结婚了？！”

“是，结婚了！”她的语气里有着怨与恨，但隐藏得很好，不注意听的话，压根儿听不出来。

“你结婚多久了？”凌和璜的兴趣一下子转换到季沛芸结婚的事上。

“半年多。”

“有小孩了吗？”

“还没有。”

“我很好奇。”宓玉琢问道：“你今年几岁？”

“二十九。”

“真的？”两个人同时感到讶异。“你看起来不像快三十。”

“是啊！”宓玉琢也附和凌和璫的话，“你看起来好像才二十四、五岁而已。”

女人对奉承的话一向没免疫力。季沛芸总算露出一抹真心的微笑，“是吗？”

“你以为我在奉承啊？有这个必要吗？”凌和璫瞥了季沛芸一眼。

季沛芸笑了笑，算是回答。

休息时间已过，走进来的英语老师招呼大伙回座位。

“那你到底要不要去？”回座位前，宓玉琢不忘再确认一遍。

“我也得等到星期二才能给你确定的答案。”

“好吧！那你也先保留罗！”

“嗯！”季沛芸看上去不是很热中。

“你不想去吗？”坐在她旁边的凌和璫，趁上课空档偷偷问季沛芸。

“还好！”

“还好，就是不是很想罗？”

“或许吧！”季沛芸说时近乎面无表情。

该怎么样才能和这位同学熟稔起来呢？连一向人

缘很好的凌和璜也无计可施。

凌和璜和男友虽然说好每个礼拜至少腾出一天见面，而那一天不成文的约在礼拜二，但其实是常常变动的。所以往往得等到礼拜二当天，凌和璜才知道她和卫成汉的约会是否能成功。

但在同学约好聚会的礼拜，当天，凌和璜找不到卫成汉。手机不通，人也不在店里，更不在家。问店里的员工，没有人知道老板到哪儿去了。这一天，凌和璜找他找得人快疯了。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但卫成汉事后总有堂而皇之的理由解释他为何突然失踪——不外乎是因为他的工作跟家人。

既然他有他的困难，有正当的理由在，凌和璜当然不便说什么，所有的委屈跟心酸的泪水，她都只能在漆黑的夜里，独自一人偷偷躲在棉被里哭泣，将难过隐藏在心里，露出笑脸面对众人。

即使表面装作泰然，她的心神却是恍惚的。这一晚的课她上得极不专心，连笔记都抄不完全。

下了课，宓玉琢过来问她去跳舞的意愿。

凌和璜的反应迟了点，宓玉琢问了她两次。

“我没办法去耶！”凌和璜的歉意无限。

“没关系啦！既然是和男朋友约好了，我们当然不

小心大野狼

会强人所难。”

和男朋友事先约好？凌和璫在心里苦笑。她连他现在人在哪儿都不知道。

“那沛芸呢？你能不能去？”

“我……”季沛芸犹豫了一下，“好！”

“真的？那太好了！我们等一下在楼下大门口集合喔！”

“嗯！”

“你要去玩啦？”凌和璫很惊讶季沛芸竟然会答应要去。

“散散心也好。”

“怎么啦？心情不好吗？”

“从没好过！”

凌和璫小心谨慎的问道：“是因为家里的事吗？”

“嗯！”

“跟先生吵架了？”

“没有！”

“那是……婆媳的问题罗？”

“我婆婆对我很好！”

“喔！是因为小孩？”

“我没有小孩。”

凌和璫有些尴尬，“对喔，我忘了你还没有小孩。”

季沛芸有问必答，察觉到这一点的凌和璫就继续大胆问下去了。

小心大野狼

“你和你先生的感情有问题吗？”

“算是吧！”

“沟通不良？”

“不是。”季沛芸顿了顿，“下次我再跟你说吧，怕宓玉琢她们久等。”

“说的也是，差点把她们忘了。”凌和璫笑了笑，“那你快下去吧！”

“嗯，bye！”

“bye - bye！”

待众人都离开，凌和璫才慢慢的整理背包。

他到底去哪里了？今天一整天，凌和璫脑里闪着的一直是这个问题。每打一次电话，每进入语音信箱一次，这个问题就会浮现一次，胸口的焦躁与愤怒更为激烈。

留了言的机子，她不懂他到底在忙什么，连回她一通电话的时间都没有，难不成又是没空去听留言，或是机子没收到？她已不想再自问不答，她好累，她的情绪更是濒临崩溃。

拿出置于背包内的手机，凌和璫不死心的再打一次，中华电信照例又帮她转入语音信箱。

她重重的叹了一口气，按掉了通话键。

将手机丢回背包，一抬头，一个身影恰好映入她的眼眸。

看到空荡荡的教室，黎少岩有些讶异。

小心大野狼

“下课了吗?”

“对!”

“不是八点四十才下课吗?”

“老师家里有事，提早二十分钟下课赶飞机去了。”

“真巧!”黎少岩的喃喃不语凌和璫并没有听见，她只听到他后来的问题，“贵班有一位季沛芸吗?”

“有!你要找她吗?”

“不!我只是过来看看。”

“她已经走了。”

“我知道。”看教室空荡荡的，想也知道学生们都走了。

“你有急事找她吗?”

“我是她先生，我来接她下课的。”

“你是她先生?”凌和璫好惊讶。

黎少岩有一张俊逸的娃娃脸，和季沛芸的成熟风采，无法联想在一起。

很多人乍见她们夫妻时，都误以为是姊弟，所以黎少岩对凌和璫的惊异不以为意。

“既然下课了，我回家去等她。”

“她没有回家喔!她跟同学去凯悦跳舞了!”

“凯悦?”

从黎少岩的目光中，凌和璫发现她不小心说出季沛芸的秘密行踪。

“今晚同学有联谊活动，大伙希望她能去，跟同学

小心大野狼

多多熟悉。”

黎少岩无所谓的不作任何表示。

“你怎么没去？”

“因为我跟我男朋友事先有约了！”

黎少岩没有再多说什么，随口道了谢，转身离去。

在电梯口，两人再度相遇。

“你要去凯悦找沛芸吗？”凌和塘问。

“不！”

“你不知道她要和同学出去的事，对不对？”

黎少岩低头扫了凌和塘一眼。他不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尤其是管到他们夫妻头上事的人。

黎少岩拒绝回答凌和塘了然于心的问题，但并未阻止凌和塘旺盛的好奇心。

她关心季沛芸那句“心情从没好过”的话。他们夫妻之间出了问题吗？由今天季沛芸说的话，以及两人擦身而过，他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可以，她希望她能够帮上这个忙。

“我叫凌和塘，就坐在沛芸的隔壁。”凌和塘低头自背包里拿出一张名片给黎少岩。

黎少岩很公式化的接了过去，连名片属性都没有看，就收到上衣口袋里了。

电梯门开启，关上，在只有两人的空间里，凌和塘继续她的“关心”。

“我和沛芸聊过一些，她的心情不大好，好像跟你

小心大野狼

有关。我想，你是不是该找个时间跟沛芸谈谈呢？她来上课的这些日子，我很少看她真心笑过，她总是面无表情，讲话语气也平平淡淡的。”

“是她要你来多事的吗？”黎少岩终于冷冷的开了口。

黎少岩的回答令凌和璫愕然，“这怎么可以打是多事呢？会说这种话表示你从来没有关心她，不了解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黎少岩嘴角微抬，“你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要知道，她没有我活不下去，懂了吗？爱管闲事的小姐！”

电梯门再度开启，黎少岩一甩衣袖，帅气的走了出去。

“什么意思？”凌和璫追了上去，“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是怎么一回事，但你怎么可以对她抱存这种想法，难怪她总是不快乐，因为你是以施舍者的角度在看她！”

“聪明的小姐，你说对了一半，不过她的不快乐是自找的！请不要再缠着我好吗？”黎少岩眼瞟向凌和璫抓着他袖子的手。

胸口有一股气在发酵、扩大，凌和璫虽放开了手，人仍跟着黎少岩。黎少岩坐进了他的私人轿车里，凌和璫也开了另一边车门，坐了进去。

凌和璫大胆的行为，让黎少岩有好一会儿错愕。

“你上错车子了！”

“如果这是你的车子，我就没有坐错！”

黎少岩停下了发动车子的动作，转过身来，肘靠着窗沿，手撑着额头，目带寒光直视凌和塘。

“你想做什么？”

“我想跟你聊有关沛芸的事。”凌和塘大胆的和他对视。

“我们之间的事你知道多少？”黎少岩的耐心快速消逝中。

“你对她不好，不关心她！”

“还有呢？”黎少岩表情淡淡的，声音更是冷漠。

“这样就很过分了！难道你对她一点反省之意都没有吗？她可是你太太，你老婆，不是路人甲、乙、丙！”凌和塘情绪激动，即使灯光微弱仍看得出双颊维红。

“那你又是以什么样的立场来跟我说话？路人甲！”黎少岩嘴角微扬。

凌和塘才不因他嘴里的讥嘲而有所退缩，“朋友！沛芸的朋友！”

他冷笑，“你确定她把你当成朋友看待？”

“当然！”

“那你交错朋友了！季沛芸的朋友，请下车吧！我还有急事！”

凌和塘听到黎少岩的话更是火大，这分明是抹灭了季沛芸——他妻子的人格！

小心大野狼

“你开车啊！我坐在这儿并不妨碍你。”

“你多管闲事妨碍到我了！”

“是因为有人当你的面指责，让你觉得难堪吧！”

“我从没做错什么。”黎少岩转动钥匙，“如果你不肯下车的话，就跟着我去台中吧！”

“台中？”凌和璫吓了一跳。

台中和台北有两小时车程呢！

“对！”

“去就去啊！”

她以为他在吓唬她，黎少岩嘴角浮现招牌冷笑，往堤顶交流道方向驶去。

凌和璫的确以为他是为了要她乖乖下车，故意编出他要下台中去的谎言。因此气定神闲的坐在车内，继续在他们夫妻俩的事上打转。

她非要打得黎少岩肯改变态度为止。

黎少岩则压根儿没将她的话放进耳里，更别提是放在心上了。

他不知凌和璫从季沛芸那边听到了什么，也懒得知道。对于这种挥着自以为是正义之剑而来的使者，他没闲功夫理她。

车子进入麦绅桥下的圆环，在上堤顶交流道的前一刻，黎少岩方向盘一打，停在路边。

“你还有机会可以打退堂鼓。”

他是真的要下台中？了解到这一点的凌和璫，不

再坚持初衷。

“你有名片吗？”

“有，但不想给你。”他的神态骄傲，凌和璫在他眼中只是一个平凡人。

凌和璫气得牙痒痒的，“没关系！”声音是从齿缝中逼出来。

开了车门，将双脚伸出去前，她还不忘回头说道：“路上小心。”

黎少岩嘴角一扬，“季沛芸会很高兴有你这样爱管闲事的善良朋友。”他眼人的戏谑再清楚不过了。

凌和璫压神怒火，不与他唇枪舌剑，狠瞪了他一眼，下了车。

车子远离了她，却不往堤顶交流道驶去，反而往驶来的方向开回去。

车子再次驶上南京东路的时候，凌和璫才发现她被骗了！

“可恶！”凌和璫对着疾驶而去的车子，只能既气愤又无奈的用言语发泄，“别再让我遇到，否则……”她恨恨的甩头，伸手招了一部计程车，同样循原路回去。

第二章

凌晨五点，凌和璜终于找到了卫成汉。他家里的专线终于有人接了，是他本人，声音听起来很累，像是刚睡着却被不识相的人吵醒，隐隐带着火气。

待知道来电者，被吵起来的火气整个朝凌和璜爆发开来。

“凌小姐，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麻烦你有点时间观念好不好？”

“我找你一整天了！”卫成汉的口气不好，凌和璜的满腔怒火很自然的就被压下来，只留下无奈和委屈。

心里记挂着心事，凌和璜是无法安稳入眠的，在未找到卫成汉的人之前，她平均每一个小时清醒一次，每醒来一次，她就打他的手机跟家里专线各一次，非找到他的人不可，否则心上一块大石怎么也无法落地。不只是因为他行踪不明，更担心他发生了意外。好不容易找着了人，虽松了一口气，但卫成汉将她当成情绪发泄出口的语气却令她心寒。

“是什么样的燃眉之急，让你必须在一大清早打电话来吵我起床？”

“昨天是礼拜二。”

小心大野狼